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二十六回 名士品題平章風月 英雄潦倒奔走江湖

卻說黃芷泉等九人正在飲酒之際，聽得四馬路上人聲鼎沸，巡街捕警笛亂鳴，兆榮里中一片的腳步聲響，知道有些不妙，急忙同月舫、大姐等眾，一齊來至窗前。但見那邊火勢冲天，火星亂爆，濃煙密布，彷彿近在咫尺，距里口只有數百步路。不但月舫嚇得渾身亂抖，主意全無，即芷泉等眾人，亦一個個張口伸舌，膽戰心驚。其時樓下的老鴛、烏龜、鰲腿、幫七八人，全行奔到樓上，慌慌張張的極喊道：「先生，勿好哉！但對面火著呀！燒得格末叫旺，只怕燒到仔間面，倪格物事才勿好搬格，阿要毫燥點倪搬罷！」叫喊之間，又聽得警鐘怒吼，皮帶車陸續而來，轆轤不斷，更嚇得月舫心頭亂蕩，猶如小鹿撞胸，魂將出竅，一句話都回答不出。因從前堂子之中，保火險者絕少，那有不嚇之理？不比日今時世，家家都保，甚至放火圖賠，做那傷天害理的事，非惟不嚇，翻幸燒得乾乾淨淨，騙取洋人的賠款，當作發財的秘訣。所以上海地面，有幾家開店的，店中不供財神，卻供著一尊紅臉三隻眼的火德星君。別人不懂他的意思，問他緣故，他說道：「我前年店裡折本，若不是火神保佑，放起那一把火，怎能得幾千兩的賠款，再開這月店呢？」倘照這樣說法，自然就不怕了。如今月舫既未保險，而且膽小異常，雖聽說搬運東西，不知搬那一件好，一時亂了主見。幸得芷泉、芸帆、魯卿、祥甫諸人究竟是閱歷過的，還想得出念頭，即吩咐道：「你們一班人且不要慌，火勢雖然拉雜，究屬隔開一條馬路。你們但把那貴重細軟物件打成幾個包裹，拿至樓下等著，切勿亂走出門，以免被外人搶奪。我們都在門口觀看。倘見勢頭不好，果然燒將過來，然後叫喊你們，把那包裹發出。我們在後幫同月舫照料，向南走去，因北首有巡捕守著，斷然走不出的。如此辦法，這東西不至遺失了。」交代已畢，由他們七手八腳的料理，芷泉等先自下樓，齊至門首探望。看那救火的西人竭力灌救，依稀匹練橫空，銀河倒瀉，霎時祝融返旆，漸漸火滅煙消，只燒去了樓房五六幢。

芷泉等彼此心定，回身進門，見月舫呆立在客堂中，聽候動靜，手裡單拿著一串大康熙錢，連眼睛都急定了，即便說道：「放心放心，火已熄了，大事已定。月舫，你回樓上去罷，不要在此呆立了。」月舫方才驚魂入舍，蓮步輕移，猶走到開井之中，抬頭望了一望，果見紅雲盡斂，白霧微籠，曉得沒有翻覆了，然後命大姐、娘姨、鰲腿、相幫等眾，將大小包裹仍舊搬回樓上，放在原處，一件都沒有缺少。卻虧得芷泉、芸帆在此，替他定了主見，不至走失東西。所以月舫向芷泉等稱謝，請眾人仍復上樓。

好得房中酒筵未撤，芷泉道：「事已平定，我們又好吃酒了。」蔭明道：「今夜這席酒，權當作壓驚而設，月舫亦宜飲酒三杯。」芸帆接嘴道：「是極是極。你們先請入席，我要吃兩筒煙，壓壓自己的驚，方才吃得下酒呢。」口中說著，見月舫還提著一串大錢，笑問道：「你拿著什麼寶貝，只管放在手裡？難道你自己去買東西嗎？」月舫聽他一說，省悟轉來，也笑道：「奴真真嚇昏勒裡哉！奴出生出世，吃歇格種嚇頭。格落剛剛火旺格辰光，俚篤問奴搬啥物事，奴一句才回答勿出，只好讓（讀釀）俚篤瞎搬一泡。奴也想拿點勒走，倒說急昏仔，別樣才想勿著，單單想著仔一串康熙大白銅鈔，皆為仔奴心愛格落。一逕放勒牀門前抽屜裡格。奴勿管值銅鈔勿值銅鈔，拿著仔就跟俚篤下樓。想阿要笑話佬？」芸帆道：「幸而沒有燒過來，不然，你的貴重物件豈不盡付一炬嗎？」月舫道：「好是還好，虧得奴格首飾拜匣倪阿二才曉得格，已經替奴拿格哉。不過零零碎碎格末勿勿知要失脫幾化得來！故歇阿彌陀佛，一來靠天老爺保佑，二來大小篤一淘勒裡，搭奴定仔主見，單吃仔點虛驚，總算小事體。格落過兩日，奴想要打一壇火醮，帶道謝謝各位大少篤。唔篤要來賞光格！」芸帆點頭。芷泉道：「不用你謝，你且喚他們燙酒，端幾樣熱菜來，我們要重張旗鼓了，斷不因受驚減興，方見我輩的鎮靜工夫呢！」月舫道：「奴好像肉骨頭敲鼓——弄得昏咚咚格哉！搭顧大少講仔閒話，連酒菜才忘記脫，真真對勿住！」說著，見大姐、娘姨等均不在側，便高喊阿二道：「阿二，倒好格，大少篤勒裡，哪哼好走開介？」叫喚未畢，阿二已跨進房門，即說道：「我勿是去看好看呀，皆為下去拿酒，看見廚子才勿勒浪，格落我差相幫篤去喊。就勒下底等仔歇，故歇虧（讀區）得來格哉，小菜勒浪燒哉，酒末我帶仔上來，請大少篤阿要先用罷？」芷泉道：「也好也好。芸兄的煙可曾吃足嗎？」芸帆聽了，即從榻上坐起，與眾人一同入席，仍照原位坐下。月舫在旁斟酒，各飲了一杯。蔭明便伸手取過酒壺，連篩三杯，與月舫壓驚。

月舫飲訖，謝了一聲。芸帆忽指著魯卿說道：「今夜帶累月舫受驚，其實都是他不好，說什麼火燒屁股，分明被他咒出來的。應該另罰他一臺酒，替月舫壓驚才是。」月舫道：「劃一劃一，是俚說過格。格張嘴啥落能格毒佬？」魯卿道：「你們上我的船，要硬罰我一臺酒，這倒不妨；若說對面那場火，冤是我咒出來的，我有些不願罰了。」月舫道：「顧大少說罰一臺酒，還是便宜（讀釀）格來。照奴格意思末，實頭拿格張毒嘴，用張屎草紙揩一揩末好。」說罷，微微一笑。魯卿道：「你說我嘴是毒的，一定是與你睡覺沾染過來的。」月舫不等他說完，就舉手向他頭上連打了兩下。芸帆喝采道：「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打壞了也不要緊，有我呢！」魯卿恨道：「都是你挑撥弄火，害我打這幾下，還要連聲的喝采，說『打壞了有我』。我與你決不干休的。」芸帆又笑道：「你自己回答得不好，惹他打的，干我甚事？況又說什麼挑撥弄火，更是不吉利的話，極該再打兩記，再罰一臺酒呢！」芷泉恐魯卿要認真，笑道：「你們說說也夠了，魯卿這張嘴，彷彿『雙金錠』彈詞上的戚子卿家小二，慣說那不吉利的話，實則出於無心。月舫你饒了他罷，罰他擺一臺酒，與你消消氣如何？」魯卿聽芷泉說了，也就應允。月舫卻笑而不語。魯卿道：「你打了我，我倒與你消氣，真真倒灶得狠！幸虧我興致高，最喜的是擺酒叫局，所以應允了你們。即是今夜時候尚早，我還想叫幾個局，未知眾位可高興嗎？」芷泉道：「你瞧鐘上已敲過□一下了，怎說尚早？不如你後天擺酒，我們多叫幾個罷。」芸帆道：「今晚我們要回去的，一叫了局，就沒有時候了。何弗大家談談，消磨到一點鐘，早些散席的好。」芝雲、銘樹亦一齊說道：「不錯不錯，一來明天早上有事，二來此刻已疲倦了，還是揮塵清談、猜拳行令的有趣。況現有月舫在此，何須再叫什麼局呢？」芷泉道：「行令未免煩心，猜拳亦覺乏味，倒不若平章風月，把海上的名妓各就所見，品評一番。擇其最著名者□二人，分其品格，下注花名評贊，稱之為『□二花神』，豈不比叫局有趣得多嗎？」芸帆等一聽，連說：「有趣有趣。」惟魯卿、伯錫不甚願意，均說道：「若做評贊，我們是不會的。」芷泉道：「不會做的，只把他們歷史說出來，各舉所知，我來代做就是了。」魯卿、伯錫方始答應。

眾人議定，見下面上來的菜陸續而至，大家吃了一回。魯卿道：「今夜這桌菜，險些兒吃不成功。」蔭明道：「就算吃得成功，若換了膽小的，此刻也吃不了。」芸帆道：「二位且慢講吃，聽芷翁品題群芳罷。」芷泉遂開談道：「海上各妓，不知凡幾。僅就曾經閱歷者，約略言之：如李巧玲、李三三、陸昭容、胡寶玉、王逸卿、沈月春、吳蕙香、左紅玉等，以及月舫，共計九位，最為著名。其次如金文蘭、顧阿南、吳慧珍、吳新寶、金紅玉、張純卿、張小寶、金寶玉、李佩蘭、范彩霞、呂翠蘭、王蓮舫、胡秀林等，共計□三位，這都是我親眼見過的，雖不及以上九位，然也略有些名兒。先請眾位細細品評，以備花神之選。因眾妓女中有好幾位久未會晤，倘已從良，則不必列入此數。諒眾位定有見聞，所望一一告我，以定去取。」說畢，命月舫取過紙筆，先將各校書的姓名錄出，待共同酌定後，取者加上一圈，去者加上一豎，方將此稿謄正，再擬評贊，如闈中填榜一般。

芷泉寫好了草稿，重又請教眾人。魯卿道：「李佩蘭早已嫁去了。又聽得王逸卿也有從良消息，但嫁期還沒有定呢。」芷泉道：「逸卿既然尚未嫁去，不妨列入。若佩蘭則理宜剔除為是。」芸帆道：「不但逸卿有從良消息，即李三三也有風聞。據說去年冬間，有一位做過永嘉縣知縣的，叫石紫珊，看中了三三，擬春間要替他脫籍呢。至於佩蘭，雖說嫁去，其實所嫁的公子已死，被他父親以官勢相迫，到他家去守孝，已相近半年多了，你想可憐不可憐？」芝雲道：「這樣瑣屑的事，講他則甚？據我愚見，但就各位所曉得的，除已嫁外，均可備選。即芷翁所云各校書，亦僅將閱歷過者言之，其餘或知名而未見，或見之而遺忘，所以要我等舉薦。芷翁可是這個意思嗎？」芷泉未及回言，伯錫先說道：「我有兩個人要保薦他。」芷泉問：「是那兩個？」伯錫道：「一個叫姚倩卿，一個叫姚婉卿。原本是姊妹花，芷翁諒也知道的。」芷泉道：「這兩個是曾經李兩泉提倡過的，然也不過如是，不及巧玲等遠矣。況現在只須□二人，與大開花榜不同。即照單子上所載的，尚須除去□人呢。」伯錫道：「二姚既不足論，則張純卿、

金寶玉均以淫著，亦宜刪去才是。」其仁接嘴道：「你說淫的要刪去，則現下鼎鼎有名的胡寶玉何嘗不淫？難道也要剔除嗎？」魯卿道：「是嚇是嚇。凡做娼妓的，斷沒有不淫的道理。他若果真要守貞，只怕你也不愛他了。況芷翁品花宗旨是欲選擇最著名者，分其品第，與考其品行有殊，何必論其淫不淫呢？」蔭明道：「既然不考品行，遴選何難？只消把九位最有名者，再添三位稍次的，就湊足花神之數了，還要紛紛聚議做甚？」芷泉正欲回答，銘樹忽搶著說道：「錯倒不錯，但左紅玉的名譽不如巧玲、寶玉等眾，雖曾遇某軍門賞識，為北里中所稱羨，然捨此之外，卻碌碌無所表見，何嘗是最著名呢？」芷泉道：「聽眾位高論，各有可採。按愚之本意，雖選擇著名各妓列入此數，而品行並非不考。譬如若者為仙品，若者為媚品，均就彼之身份，下注□二月花名，不必定位置之高下，而暗中已寓褒貶。所以僅取最著名者，悉供汝南月旦，不比標名蕊榜，去取皆關乎榮辱也。諸兄幸勿談會。」魯卿道：「嚇，原來取了他的名字，也有說他不好的。」芷泉道：「並非真要說他不好，不過將他們的歷史，或美或惡，或褒或貶，作幾句評贊罷了。」月舫道：「唔篤酒也勿吃，議論仔半日，阿曾議定勒介？」芷泉道：「有些意思了。」說著，即便提起筆來，在草稿紙上連圈了幾圈，把李巧玲、李三三、陸昭容、胡寶玉、王逸卿、沈月春、吳蕪香、左紅玉、陸月舫、吳新寶、金紅玉、范彩霞等□二個校書一齊圈出，方交眾人觀看，又請眾人分定品格。

眾人互相評斷，有的說巧玲是仙品，當為梅花；有的說三三是豔品，當為杏花；有的說昭容是雅品，當為水仙；有的說寶玉是靜品，當為荷花；有的說左紅玉是媚品，當為桃花；有的說月舫是麗品，當為芙蓉；紛紛聚議了一回。芷泉聽了，或是或否，在心中想了一想，便於各校書名下，注了花名品格，又遞與眾人校閱，眾人咸服其品鑑之公。

芷泉道：「□二人的評贊，請各位分作一篇，其餘均歸我做便了。」魯卿、伯錫同說道：「我們早說不會做的，一發請芷翁費了心罷。」芷泉唯唯。芸帆又請問評贊做法，可要拘定字數長短，芷泉道：「評只四字，贊只須四句，豈不較為容易嗎？」月舫道：「唔篤獨講做，酒菜才冷脫哉，啥勿用點勒再做嘍？」眾人於是吃了些酒菜，方各凝神構思。究竟評贊是容易的，不消一兩刻工夫，均把草稿寫好。芷泉看了一看，盡皆妥貼，遂另取一幅花箋，托芸帆全行錄出。

謄正之後，眾人皆傳遞觀看，見上面寫的是：

仙品：梅花，李巧玲。評：瀟灑出塵。

贊曰：品高百卉，色並九巖。仙乎仙乎，出世之姿。

豔品：杏花，李三三。評：豔麗無雙。

贊曰：坊名碎錦，館號爭春。師師後裔，小小前身。

媚品：桃花，胡寶玉。評：柔媚勝人。

贊曰：含葩不語，逐水無情。招蜂惹蝶，輕薄性成。

雋品：薔薇，沈月春。評：風情旖旎。

贊曰：架前承露，月下煎茶。傷心路柳，誤指嬋花。

冶品：榴花，左紅玉。評：爭妍取憐。

贊曰：黏花惹草，尤雨云。小名醋醋，妒煞紅裙。

靜品：荷花，陸昭容。評：亭亭玉立。

贊曰：清香自在，真趣天然。潘妃步步，貼地金蓮。

異品：鳳仙，金紅玉。評：爛漫天真。

贊曰：飛瓊鬥豔，弄玉爭妍。漫嗤菊婢，宜號羽仙。

高品：桂花，陸月舫。評：天香國色。

贊曰：根蟠月窟，香拂雲霄。置身天上，品格高超。

逸品：菊花，王逸卿。評：孤芳自賞。

贊曰：秋容宜淡，秀色可餐。天生傲骨，獨耐霜寒。

麗品：芙蓉，范彩霞。評：丰姿綽約。

贊曰：褰裳涉水，散綺成霞。鏡中占兆，榜上看花。

雅品：水仙，吳蕪香。評：風雅宜人。

贊曰：星橋駕鶴，洛浦驚鴻。有仙子貌，具大家風。

秀品：臘梅，吳新寶。評：色藝雙佳。

贊曰：芳年碧玉，小字黃香。性耽風月，質耐冰霜。

眾人閱畢，芝雲忽問芷泉道：「月春贊中，有『傷心路柳』一句，是什麼意思呢？」芷泉答道：「此句果有道理在內。去年月春看戲，看中了楊月樓，雖未成就美事，而月樓忽遭了一場官司。虧得月春暗裡花錢，不至在監中受苦。那知月樓並不感激，正叫做：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情戀落花。你想，月春這片癡情可憐不可憐嗎？」

芷泉說話之間，聽得報時鐘上「噹噹」的敲了兩下，便又說道：「時已不早了，我們快些拔飲三杯，就此散席罷，不然，又要一夜了。怎奈明天有事，萬萬不能不回去的。」月舫道：「黃老心急，格只鐘是勿准勒海呀，就算晏（讀俺）仔點末，有啥要緊介？」說著，在眾人面前各篩了一大杯酒，又道：「唔篤吃仔格杯，奴有一件新聞事體，要問問唔篤來。」眾人唯唯飲訖，月舫道：「奴前日仔聽見下底相幫篤勒浪講，說新聞搭來仔一個走江湖格人，名字叫哈格馬永貞，狠得嚙淘成篤！勿知阿有介事？」芸帆道：「果有其事，我也是前天聽人講的。據說這個人力大無窮，並非真真走江湖的，是一位不遇時的英雄，各樣武藝沒有一件不精，手下有五六個徒弟，都有些本事。初到這裡上海地面，要想顯顯自己的手段，揚揚自己的聲名。大約再過幾天，擇定了練武的所在，就要登場獻技了。」月舫道：「練武倒好白相格。如果有仔日腳，搭奴一淘去看格！」芸帆點點頭。祥甫道：「他練武的日子，不是貼招子，定是登報，我與芷翁終先曉得呢。」芷泉道：「江湖潦倒，賣藝登場，也是英雄末路，可歎可歎！」說罷，即吩咐大姐、娘姨等取飯。眾人略用些須，遂各起身出席，因時已不早，均辭了月舫回去。不須細表。正是：

文士風流才結尾，武夫技藝話從頭。

要知馬永貞在戲園獻技，怎樣與胡寶玉傳情，下一回便見分曉。